

# 呼喊與細雨

余華

2020.7.29

- p.8 事實上沒有一部小說能夠真正完成，小說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寫作意義上的完成；從閱讀和批評的角度來說，一部小說是永遠不可能完成和永遠有待於完成的。
- p.8 文學閱讀和批評的價值並不是指出了作者寫作時想到的，而是更多的作者所沒有想到的。一部開放的小說，可以讓不同生活經歷、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獲得屬於自己的理解和感受。
- p.8 一部小說出版以後，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權，作者所有針對這部小說的發言，都只是某一個讀者的發言。
- p.15 風燭殘年的陸遊寫下了這樣的詩句：「老去已忘天下事，夢中猶見牡丹花。」
- p.15 當漫長的人生長途走向尾聲的時候，財富榮耀也成身外之物，記憶卻顯得極為珍貴。
- p.32 他總是匆匆從我身邊走過，偶爾也會看我一眼，可他用的是一個陌生人看另一個陌生人的眼光。
- p.39 看著水面上漂浮的髒物，我知道了池塘並不是為了安慰我而存在的，更確切地說，它是做為過去的一個標記。不僅沒有從我記憶裡消去，而且依然堅守在南門的土地上，為的是給予我永遠的提醒。
- p.40 我內心針對馮玉青的情感已不再那麼單純，來自生理的最初欲念已經置身其中。
- p.43 後來知道自己沒有懷孕，她才局部地喪失了鎮靜。
- p.53 弟弟還沒有崇高願意以自己的死去換別人的生。他在那一刻的行為，來自於他對那幾個七、八歲孩子的權威。當死亡襲擊孫光明手下的孩子時，他粗心大意地以為自己可以輕而易舉地去拯救。
- p.59 我的父兄先把自己的幻想灌輸給村裡的人，然後再用村裡人因此而起的留言來鞏固自己的幻想。
- p.60 想想舊社會的苦，更加感到我們新社會的甜哪。

- p.68 此後的孫廣才經常去開導村裡的年輕人，以過來人自鳴得意的口氣說：「趁你們年輕，還不趕緊多睡幾個女人，別的全是假的。」
- p.70 一個是老婆，一個是姘頭，哪個我都得罪不起啊。
- p.104 我驚訝地發現往昔我站在蘇杭身旁時，所體會到的心情竟和後來的孤單十分一致。
- p.115 那種東西，在人身上就和暖瓶裡的水一樣，只有那麼多。用得勤快的人到了三十多歲就沒了，節省的人到了八十歲還有。
- p.117 這位此前過著瀟灑放任快活的詩人，嘗到了命運對他的挖苦。他就像是遇到後娘的孩子一樣，出門時口袋裡的錢只夠往返的車資。對錢的控制只是她手段之一。他還經常鼻青眼腫地跑到我這裡來躲避幾天，原因只是有位女士給他打過電話。
- p.121 剛才的情景與其說讓我悲哀，不如說是讓我震驚。正是那一刻，生活第一次向我顯示了和想像完全不一樣的容貌。
- p.179 記住師傅的話，只要有屌就不怕沒女人。
- p.193 我唯唯諾諾的祖父，在家中的日子裡總是設法使自己消失。他長久地坐在無人注意的角落裡，無聲無息地消磨著他所剩無幾的生命。
- p.195 孫有元晚年竭力討好家中任何一人，他的自卑使他做為長者，難以讓我們尊敬。
- p.210 菩薩淋一天就不行啦，它嘗到了苦頭就會去求龍王別下雨。明天就晴啦。
- p.214 這個垂暮的老人，在即將與亡妻相遇、和徹底訣別塵土飛揚的人世之間曾經無從選擇。
- p.238 我突然發現了逃跑的意義，它使懲罰變得遙遠，同時又延伸了快樂。
- p.248 那時我的自尊就要無情地遭受羨慕的折磨。我每天都在期待著他們走上前來和我和好如初，這樣的話我既可維護自尊，又能重享昔日的歡樂。
- p.248 過久的期待使我做為孩子的自尊變得十分固執，另一方面想和他們在一起的願望又越來越強烈。這兩種背道而馳的情感讓我長時間無所適從後，我突然找到了真正的威脅。
- p.260 這個男人放棄了對兒子處罰的權利，對國慶來說，這樣的打擊遠甚於放棄對他的照顧。
- p.265 有一天傍晚，我們兩人坐在河邊，我反駁了他，我堅決不相信會有菩薩，為了證明自己的不信，我大罵菩薩。國慶卻無動於衷地坐著，過了一會才說：「你罵菩薩時，心理怕極了。」
- p.308 可我畢竟太年幼了，意志只有在吃飽穿暖時，才會在我這裡堅強無比。一旦餓得

頭暈眼花，也就難以抵擋食物的誘惑了。事實上我過去和現在，都不是那種願為信念去死的人。